

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

联鏢记

第二部



1246.68/3.2

联鏢记

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

第二部

花山文艺出版社

● 一九八九年·石家庄

联 镖 记

第二部

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3625印张 292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6.00元

ISBN 7 - 80505 - 220 - 4 / I · 214

内容提要

《联镖记》第二部原名《大泽龙蛇》，故事倒叙小白龙方靖被林廷扬打落水中匆匆逃生之后，隐居在七子湖边，偶娶落魄名绅之女杨春芳为妻，乔扮女侠为岳父报仇刺官，反使杨绅士郁郁含恨而死。邓飞蛇为报兄嫂之仇，恳请小白龙助拳，方靖百般躲避峻拒；飞蛇巧设“卖恩计”接近白龙，又施“告密计”报恩，逼使白龙入网斗狮。本书还倒叙了邓、林两家结仇的缘由……

责任编辑：方 殷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绣像：张玉良

代 序

张赣生

白羽（1899—1966）原名宫竹心，祖籍山东东阿县，生于天津附近的马厂，早年住在北京，后定居天津。他一生坎坷，编过小报、画报，教过书。在北京时，曾结识鲁迅，深受影响，立志从事新文学创作。后为生活所迫，化名“杏呆”发表连载武侠小说《黄花劫》，未引起重视。“七七事变”后，始作《十二金钱镖》，1938年2月起在天津《庸报》连载，一举成名。

白羽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且饱经世态炎凉，这就使他借武侠小说来抒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他笔下的侠客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现实武夫，他不把武侠当作救世主来崇拜，而是通过武侠思想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在写武侠的可亲、可敬的同时，也写了他们在现实面前的可怜、可笑和可叹、可悲。诸如：一尘道人的捉贼受害，铁莲子柳老英雄携女卖艺招婿受辱，武林泰斗十二金钱镖俞剑平在官府面前低声下气，乃至陆嗣清的行侠受窘等等，都是历来武侠小说所未曾触及的一面，是白羽把武侠传奇拉回了现实人生才开拓了这个新

境界。他在自传体的《话柄》中说：“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传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 we 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总之，好人也许遭厄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然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又说：“至于一尘道人之死，乃是我愿写武侠小说，而被迫不得不写着武侠小说时的一点反抗：我取径于魔侠传（按：指《堂吉诃德》），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点反嘲。大侠死于宵小之手，这一点愿望聪明的读者明白明白飞剑挥拳到底有多大用处。正如‘比武招亲’‘赌期盗宝’的这些窠臼都被我打破一样。读者要晓得：小说是小说。作者的责任就减轻了。”

白羽深感世道不公，又无可奈何，所以常用一种含泪的幽默，正话反说，悲剧喜写，在严肃的字面背后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荒诞现象。读他的武侠小说，常使人不由得联想起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体现着大大超出武侠小说本身的一种艺术魅力。所以，正是白羽强化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开创了现代社会武侠小说的新类型。

白羽的成名作品是《十二金钱镖》，共十七卷；但最能显示他文学水平的，则是《偷拳》两卷和《联镖记》六卷。

（作者系全国美学学会理事，天津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本文节选自《河北大学报》1987年第4期）

目 录

第 一 回	小白龙脱劫遇艳	(1)
第 二 回	杨春芳救难乘龙	(16)
第 三 回	方秀才迎娶春芳	(37)
第 四 回	凌娘子疑诘生客	(63)
第 五 回	邓飞蛇延贤被拒	(83)
第 六 回	程黑鹰选婿联漂	(102)
第 七 回	女漂客洒钱击盗	(120)
第 八 回	紫天王凭舟御贼	(134)
第 九 回	飞蛇寻仇惊折臂	(149)
第 十 回	林狮护舟败群贼	(169)
第十一回	潜龙湖边现鳞爪	(183)
第十二回	盗侠山寺斗心兵	(197)
第十三回	卖恩计舍身投湖	(220)
第十四回	蛇入龙潭潜隐患	(242)
第十五回	高绅士报恩传警	(267)
第十六回	小白龙露迹弃家	(287)
第十七回	脱虎口恩怨纠缠	(306)
第十八回	吃醋饮酒伏牝盗	(327)

第十九回	邓飞蛇寻仇狭路·····	(353)
第二十回	解武师辣手屠蛇·····	(373)
论白羽 (代后记)	·····	官以仁 (395)

第一回 小白龙脱劫遇艳

湖南省北境，安乡县南，有一座七星湖，乃是洞庭湖群泊的一泊。此地港泊纷歧，水道四通，鱼产很丰。湖边有一小村，名叫七星屯；三面环水，一面着陆，可以说是一座小洲。洲中住着许多渔家和农夫，读书识字的人很少。却有一座三官庙，住着一位老贡生，姓杨，字心樵；就在庙内设帐训蒙，有三五十个渔童、村孩，跟着他读书。

老贡生为人和蔼可亲，不但是村童的老夫子，也是这小水乡的老夫子。渔家、农户写书信，立租约，都要找他代笔；合婚书春，也要找他写字。杨心樵是有求必应，颇得全村的敬爱。他无妻无子，只有一女，乳名阿芳，学名就叫春芳。老贡生每天两餐，就由他女儿阿芳给做，父女相依为命。杨春芳幼守庭训，针黹而外，居然颇识书字，念念唐诗，读读文章，只是写作差些，人却聪明美秀。当春芳十八岁那年，仲春时候，南方春早，杂花生树，春色都满了。老贡生由书房缓步出来，在庙庑下闲走，忽然喟叹一声。

杨心樵乃是外乡人，他在此地设帐课徒，非为糊口，实出避祸。老贡生的身世也自有难言之隐，避居此地，已经十多年了，当地人多不晓得他的家世。他虽是个老贡生，授徒

为业，却在七星屯，置下几十亩良田，他的私囊竟很富足；只是农民无知，并不很理会罢了。他这几十亩地也是慢慢添置的，对人说是放利息钱，聚积得来的。

这日，老贡生仰望天空，凄然欲泪。自觉顶生华发，老景催人；可是膝下爱女，至今东床犹虚。近年自觉精神渐不如前，万一不幸，抛下这一个弱女，可怎么好呢？老妻已死，内弟未来，一想到这事，心头如针刺似的难过。这七星屯又是小地方，读书种子很少；他决不愿把爱女随便嫁给俗物。老贡生一念及此，凄然叹气。女儿看出来这一点，委婉劝解道：“爹爹又发愁了。你老人家也太心窄了，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你老又何必想家呢？”

老贡生道：“吁，傻孩子，我不是想家，我是想到你的终身，我是替你发愁啊！济才这孩子人品倒也不错，无奈他三十一岁了，唉，齐大非偶。”

春芳姑娘脸色一红，笑道：“爹爹你何必替我发愁。我还不愁呢，我还是小孩哩。”

杨心樵莞尔笑了。他这女儿实在是他的掌珠，针黹烹调样样皆精；性情娴静，心地明敏。每当老父感旧生悲时，她就故作娇憨之态，博得老人破颜一笑。杨心樵想：自己的那独生子，不幸夭折，为了嗣续计，自然留下儿子好；若说到膝下承欢，他还是舍不得这个爱女啊。夭折的儿子体质既弱，性情也嫌不好，真真不如娟娟此女。杨心樵想到这里，爽然又复喟然了。

到了晚晌，散学用饭。老贡生扃户挑灯，将一本汉书取来，倚案诵读，就案头丹砚，研朱蘸笔，逐行点句，这是老贡生的常课。女儿便在案侧，就着灯光补衣引线。没有活计，

便整理屋舍，收拾书架。更没有事，她就写小楷解闷，或者慢声低吟诗词。高深的诗篇，她不能懂；但是白香山的诗，李后主的词都能琅琅上口，借此陶情解忧，直陪到老父倦眼欲眠，她方才替父亲扫榻展被。等老人家躺好，她再端了油灯，看看门户，也就睡去了。父女相依，天天是这样过活。

老先生睡在外间，女儿睡在内室，父女二人是如此孤单。有人说：“你们这爷儿两个，老的老，弱的弱，住在这里，不怕闹贼么？”

老贡生晒然一笑，道：“贼来偷我什么？我一个穷老书生，他要偷我的破书么？”他说是没有可偷的，但是他的女儿岁数可不小了。老贡生又说：“强暴之来，必有所由。我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不信天不佑善，会遇见意外的事情！”

老贡生还是抱着这样的见解！他的女儿也很胆大，空旷的一座无僧无主的孤庙，就只是这父女两个假地训蒙。庙旁不远，便临近七星湖的绿波，湖又通着江。他父女卜居于此有年了。忽然，就在这天三更向尽，发生了意外。

老贡生刚刚躺下，女儿也停针思睡，洗罢了手脸，把夹被给老父扯盖好了，说是春寒，怕爹爹冻着。端着灯，正要重开了那已经加锁的屋门，把脸水泼到外面。猛听外面扑嗵的连声响动。春芳姑娘吃了一惊，手中的灯几乎失手落地。急急侧耳一听，庙外的响动异乎寻常。夜静声嘶，分明似有人奔逐斗殴。跟着听见庙门大响。春芳姑娘慌了，急急吹熄灯奔到床前，要撼动老贡生。灯光乍灭，一迈步便碰倒了一只凳子，不禁失声“哎哟”了一声，老贡生才入睡乡，登时惊醒。

女儿战战兢兢地扑过来。老贡生欠身坐起，握住了女儿

的手，低声叫道：“芳儿做什么？”

春芳姑娘仓皇说道：“爹爹你听，外边是什么？”

老贡生揽着女儿，侧耳听了一会儿，觉得声息不对。忙在黑影中摸索着，慢慢地披上夹袍，穿齐衣服，又摸索着登上鞋，便要开门出去。

春芳害怕道：“爹爹做什么？你老可不要出去，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别是仇人吧！”

老贡生的胆子很大，在暗中对女儿说道：“不是，这声音不对，我听着好像有人遇上贼了。这像是敲门求救的声音。”

春芳道：“可是的，怎么只砸门，没人喊叫呢？”

老贡生也解说不过来，只顾侧耳细听。猛然间，听屋顶似有重踏之声，又咕噎一声大震，似有一重物落在院内。

杨心樵大骇道：“不好，进来人了。”在书房摸了半晌，找着一根木棒，跟着寻火种，要点灯。

春芳急叫：“使不得！”坚阻她父勿动。

杨心樵抓住女儿的手，低声安慰道，叫她不要害怕。在黑影里，看不见春芳姑娘惊怖的神色，但在喘息声中，已听出她呼吸短促，两只纤手也颤抖得很厉害，指尖已经冰凉。

她把父亲的手抓得很紧，既怕父亲出去涉险，又怕歹人闯了进来，不禁说：“爹爹，爹爹，我怕！”

杨贡生虽说书生胆大，却怜惜女儿，只得依着女儿的意思，把屋门顶了顶。父女俩坐在暗影中，互握着手，只侧着耳静听，不打算出去察看了。

外面的动静甚大，扑喳扑喳地响，似是什么巨物在院中走过。跟着哗啦的一响，似庙门大开，又呼隆一声，似庙门重闭。杨贡生目瞪口呆地听着，见女儿像小鸟似的，吓得僵

在自己怀内。老贡生要出去查看的心，越发没有了。只紧紧挽住了爱女的腰身，但求她不害怕而已。

外面犬吠声大起，屋顶簌簌有声，似有人越墙登房，但只一瞬即止。声音急遽，正不知有多少歹人上房。却是最奇怪的，起初外面还偶有呼逐的声音，此时竟不闻只言片语，仅有杂乱的脚步声罢了。转瞬间，声音由近而远，由大而小，狗叫声忽又在庙后加紧狂吠起来。跟着听一声惨号，似狗子负了重创。

老贡生越听越觉得不妙，忙开书柜摸出那把古剑来，把木棒塞在女儿手内，自己将剑拔出鞘来。开门出窥的心既已不存，便凑到窗前，用唾津戳破一个小孔，单眼向外窥看。时在月望，夜已甚深，月光早没，外面漆黑，任什么也看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外面音响渐寂，不时还有犬吠之声，父女两个坚坐不敢入睡。约摸挨过半个更次，近处犬吠声也沉下去了。老贡生道：“芳儿，不用害怕了，事情过去了，快躺下睡吧。”春芳姑娘答应了一声，依然偎在父亲身旁，不肯回床。

杨心樵不甚放心，站起来，仍要出去验看验看。春芳姑娘凛然惊恐道：“爹爹，你老人家怎么总想出去！……这可去不得，谁知道是什么人，什么事呀？这动静不是盗案，就是仇杀。”

老贡生道：“傻丫头，你没听见院里跳进人来了么？万一……”他想：万一这是一具死尸被抛进来，那还了得！只是不敢对女儿说明，仍然坚持要开门出去一趟。

春芳急得要哭，把父亲抱住道：“你老去不得！这就天

亮了，你你你老一定要瞧瞧，不会再等一会儿么？闹腾了半夜，一定不是好事，你老何必出去招惹是非去？”

老贡生无奈，扯着女儿的手，把女儿送到榻前，命她躺下歇息，并且劝慰道：“我就依着你，明天再说。你先睡一会儿吧。我是怕歹人不安好心，丢进什么东西来。”老贡生提着那把剑，回到自己床前，和衣倒下。

转瞬鸡叫，天色朦胧。老贡生到底不放心，把自己的顾虑对女儿说了，然后将那把古剑交给女儿，自己换过那根木棒来，握在手内。先窥窗孔一望，顺手开了门上的锁，回头叫女儿从里面关上，自己就拄着木棒，寻了出去。庙内连个人影也没有，但是地上竟有些碎瓦，还有很大很大的湿脚印。借着破晓的微明，低头看了又看，心中十分纳闷。又看门墙屋脊，也没有什么。在院内前前后后，踏看了两遍，心中说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要开庙门出去，只听哗啦一声响，他的女儿春芳姑娘不放心年迈的爹爹，竟忤着胆子，提着那把松文古剑，开屋门寻出来了。她低叫道：“爹爹，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竟紧紧跟在后面。

老贡生看了看春芳姑娘，脸上的怖意已减，笑了笑说：“这没有什么了，可是咱们总得看看。你跟着我也好。”父女二人开了庙门。

却是真正可诧，刚开庙门，便在门外石阶上，发现了很大的湿泥脚印，还汪着滴滴点点一摊血，血已凝成黑紫色了。春芳姑娘失声叫了一声，手指山门道：“哎呀，爹爹你快看这里！”庙门扇上也有指痕血印。

父女骇然，急急地仔细验看，门扇上和插管上，竟有三

四个血指印。老贡生心焦道：“你看是不是，我就担心这一节。趁着天没亮，还没有人，弄点水洗了去吧，省得招惹是非。”

春芳姑娘急转身，要去端水，杨心樵道：“等一等！你眼尖，咱们再寻一寻。”

父女二人惴惴地寻索，直搜到湖边，更登高望出很远。天太早，日未出，并没有发见可疑的人或物；只是湿脚印和血迹，连续发见了数处。杨心樵所最怕的遗尸，竟没在近处发见，这却是幸事。

老贡生吁了一口气道：“这还罢了，省了很大的麻烦。芳儿，咱们快回去吧。”

春芳道：“可不是，咱们得赶紧把血迹洗了去。”父女二人又急急地往回走。

父女匆匆回了庙，到了书房，刚刚端起一盆水，拿出一块抹布来，要去擦门。陡出意外，竟在院中，发见了水淋淋穿长衫的一个少年人，正在侧身低头，往外急走，左手似提一物，面像枯蜡一般黄。父女二人如逢鬼魅，猛吃一惊。春芳姑娘尤其惊悸，喊了一声，把盆一丢，盆碎水流，翻身往书房急跑。老贡生乍见失惊，旋复动怒；可惜木棒和剑都丢在屋里了。把身子一挡，鼓勇吆喝道：“好贼！你你你是干什么的？”

那少年抬头看了看老贡生，抬腿似要往外跑。不知怎的，竟站住不动。把左手中物丢在自己背后，唉了一声，双手抱拳，深深一揖，道：“老先生，不要害怕，我是个遭难的秀才，我遇上……水贼了！”

老贡生杨心樵喝道：“你扯谎，你一定不是好人！”说

话时，春芳姑娘把木棒、宝剑抱了出来。老贡生赶行一步，将古剑接过。这个老书生居然横剑在手，瞪着双眼，大喝道：“你快说实话，把手给我抬起来！”

少年秀才浑身湿淋淋的，又看了老贡生一眼，面呈诧异之色。忽然微微一笑，回身把背后刚刚丢下的一物拾起来。父女二人急看，竟也是一把宝剑。

老贡生心中骇然，春芳吓了一大跳，忙道：“爹爹快过来。”奔过来，握住老贡生一只胳膊，就往屋内拖，一面娇喊道：“你这人，你干什么？你去你的吧！我要一喊，你就跑不成了。”又道：“爹爹，别理他，咱们也没有丢什么，咱们快回屋吧。我说你这人还不快走，等着人捉你么？”

老贡生心神略定，昂然斥道：“看你的外表，倒也像个别念书人，你竟敢私入民宅，非贼即盗。你还拿着凶器，你莫欺负我们老弱，老夫手里这把剑，也很有几年的功夫哩。识趣的，你趁早给我滚出去，我也不计较你！”

那少年面呈犹豫之色，提剑举步欲行；忽然又站住。叹了一口气道：“老先生，你看错人了，我决不是歹人。”

老贡生道：“你不是歹人，怎么拿刀动剑！你跑到我这里做什么？”

少年往四面瞥了一眼，似已打定主意，举足前进一步。老贡生不知不觉，后退了一步。

这少年忽然一笑，便放了心，将剑先插在平地上，高举双手道：“老先生，我实在是个游学的秀才，不幸遇上了歹人，把我的书童也给杀了。我书箱里幸亏有这把剑，才保住性命，逃到这里来，可是我已经受了伤。我看老先生，虽不会武功，却是个义形于色的斯文中人。老先生，难道你不能

救我一把么？这是我的剑，老先生，你可以拿过去，我决无歹意。”这少年又微吁一声道，“不是我萍水相逢，强人所难。老先生请看，像我这样子，我可走得出去么？连你老人家，还把我当作歹人。况且我受的伤很重，我实在支持不住了。生死呼吸之际，只得求你老人家救我一命……”

少年说罢，信手拔剑，脱手一抛，轻飘飘落在书房门口，插在门槛上了。只这一抛，便见功夫，老贡生却不懂得。春芳姑娘慌忙把少年抛来的剑，拔了起来，握在自己手内，秋波盈盈，盯着少年，看着老父。少年一扭身，把身后伤痕露出来；在后背右肩胛处，伤了一块，血色殷然，已将长衫渍透。

少年相貌白润，吐属典雅，不似坏人。这父女二人细加打量，再三盘诘，方才相信他或者真是遇盗落难的秀才。只是救了他，有后患没有呢？又是怎么的救法呢？老贡生更仔细端详少年的形色，虽在难中，面无血色，却眉清目秀，左眉心生一粒朱痣，在相书上说是多才贵征。长衫阔袖，气度温文，手指甲很长，倒真像个黉门秀士。

老贡生想而又想，忽然发话道：“我不信！不信，不信，你一定有谎！你说你是遇盗的秀才，你简直胡说，你当我一点江湖世故也不懂么？昨天晚上，我这房顶上直响，分明有夜行人从上面奔过。劫道的人劫财而止，断不会穷追你。你遇了贼，受了伤。你不会报官告状去么？你钻到我们这里做什么？你扯谎，趁早给我走。若不然，我要喊地方了！”

老贡生很做出威吓的样子，来驱逐少年。少年脸色一变，双眸盯住杨心樵，半晌，凄然叹道：“老先生，你老果然是老经练达、深识世情的人。这不是我故意扯谎，欺骗你老。